

6年,99卷,《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完成 厚史“小书”,记叙文脉与精神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胡婷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部分)。

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座谈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

为深入阐述、传承灿烂厚重的浙江历史文化,讲好人文故事,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办公厅的支持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发起了《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纂工作。2018年启动,2020年全面铺开,2022年首批面世……历经6年时光,日前,由概览卷、省卷、市卷、县(市、区)卷组成,共99卷、2200余万字的作品已悉数出版。

这套宏大之书何以立项,何以为新,又有何价值?日前,《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座谈会于杭州举行。编委会成员喜悦着,也思考着。从他们的所言所感中,我们察觉到,浙江文史社科领域的学人们,正在走出书斋,面向广阔人群。

让厚重历史简明易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的浙江,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如何更好地读懂这颗明珠亘古亘今的璀璨光华?无疑,《浙江文史记忆》丛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难能可贵的窗。

丛书开创了“举全省文史之力来完成一项文化工程”的先河,填补了浙江文史研究成果在简明性、普及性、权威性和省域性方面的空白。在2022年首批丛书发布之际,中央文史研究馆还曾发来贺信“点赞”。与会专家无不感慨:丛书涉及资料数量巨大,相关内容涉及面广,梳理难度和写作量大,此前在相关领域罕见。

它,展现了厚重的历史。杭州良渚何以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唐朝寒山与拾得在台州怎样话“和合”,宋朝王安石变法如何从宁波起步、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何以在湖州诞生、红船又如何从嘉兴南湖启航……作为一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史创作工程,丛书各卷以时间朝代有序,从史前的文明肇始,绵延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辛亥革命,书写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之江大地角角落落发生的大事、要事。

它,拓宽了文化的维度。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在省卷绪论中说:“人文指向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则指向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价

值体系与制度习俗,包括民族或族群精神活动的方式、精神活动成果以及在历史中形成的精神文明传统。”因此,鬼斧神工的山脉水系、烽火硝烟中的抗战历程、且行且吟的诗词歌赋……丛书不拘泥在狭义“文化”,而是对文史哲、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精髓都有涉及。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套视野宏阔的“大书”,也是一套有专家审核、由大家创作,兼具史实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简明易读的“小书”。

“话说那秦始皇,横渡浙江时威风凛凛,观者人山人海,谁知就有一个天下大英雄隐身其中,正是秦国的死对头、楚国贵族名将项燕之孙项羽……”这富有文学色彩的描述来自省卷。事实上,以历史人物为叙述主线,用文学性语言讲故事,是整套丛书区别于其他文史书籍的特色所在。

例如,翻开《浙江文史记忆·瑞安卷》,我们得以认识“瑞安古城的奠基人”蔡敬则,义利并重“事功”的陈傅良与叶适,创作《琵琶记》的南戏鼻祖高则诚,重商务实、应时革新的孙诒让,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曾联松……从这群爱国为民、敢为人先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识别出浙江各区域的文化个性,也能够从中领悟浙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共同特性。

作为编委的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延锋,是以读者视角看待丛书的。身为浙江人,她读到浙江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群像时,由衷感到自豪;身为女性,她在读到承担了中共一大筹备和警卫工作、也是唯一的女性见证者王会悟的故事时,发自内心地骄傲……“唯有尊重历史真实,才能打动人、才有可读性。”在她看来,那些极具价值又极度庞杂的史料没有被“戏说”,也没有被忽略,而是有机、生动地整合在一起,使得丛书既有文学性表达的松弛,又不至于史实性、学术性叙述的严谨,整体十分可信可读。

“对待任何事物,只有了解它、理解它,才会认同它、热爱它。”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郭学焕认为,这套丛书帮助我们了解浙江,让文化自信有据可依。

“在相当的意义上,丛书承载着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文化信念、文化自信、文化觉悟和文化力量。”丛书主编、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王永昌也希望,《浙江文史记忆》丛书能成一颗楔子,让广大读者从历史的跌宕中,读懂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读懂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自强。

让文史社科研究“再上层楼”

回顾过去,座谈会上,编委会成员也在“以史为鉴”,为未来更好创作文史主题精品总结着经验。

以前,我以为自己对史料的把握已经足够,但是开始写作才知道,自己对史料的掌握还是太少。”省卷作者、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旭烽,毕业于历史系,具有专业基础;写过《走读浙江》,对浙江各地的历史文化遗迹、人物有知识储备;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文学性写作更是游刃有余。然而,《浙江文史记忆·省卷》她却改了足足18道,以至于这本书成为她创作生涯中反复修改次数最多的一本。她感慨:对家乡人文历史的“查漏补缺”,将让她更自信地面对以后的写作。

与此同时,与会专家认为,《浙江文史记忆》不仅是浙江,也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正如省方志办原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潘捷军所说:其在平衡以《浙江年鉴》为代表的“短平快”类文史文章与以《浙江通志》为代表的“高精尖”文章之间,找到了一个“雅俗共赏”的平衡点。

针对此,王旭烽提醒,在这种背景下,写作者“必须要独立思考,有历史观”,不能只满足于史料的堆叠,或是文字的华丽。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她在每个章节前后留下精简的评析。因为她相信:真实、公认的观点阐述,既能引发读者思考,又方便读者提纲挈领。

不仅是个人的,浙江地方文史队伍的建设也借此进一步加强。

跨度长达6年的编撰出版过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宏大体量……丛书的与众不同,对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的组织统筹工作提出了高要求。馆内建立了丛书工作联络机制,按区域划分成立3个联络组推动地市丛书编撰出版。馆员研究员作为丛书编撰的巨大“能量源”,高强度、高频率赴各地座谈调研、答疑解惑,提供专家支持和业务指导。正如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专职副馆长姜玉峰在座谈会上提到的,“这套丛书,是全省广大文史人通力合作的重要成果,它的面世,生动体现了新时代浙江文史人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各地市宣传部门协力推进,也进一步整合了县市区的文史社科类资源。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编委会,形成了组织机构,集中了编纂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省、市、县(市、区)三级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达1000余人,不少地方是首次参与全省联动的通史性质的文史丛书工作。许多对当地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认为这不仅发挥了他们的学识专业性,更赋予了他们灵活多元的书写空间。

全程参与丛书编撰的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代表王福和,被基层的热情所深深打动,“每一次去开会,就像参加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被基层文史工作者追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聆听着他们的困惑、焦虑、矛盾,王福和感慨: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对县市一级文史研究者的关心和帮助,从而继续推动新时代的文史工作走深走实。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开始。“丛书涉及的史实史料,和写作风格还有待完善的地方”“可不可以让丛书进入中小学,成为当地的乡土教材”“可不可以出配套的图志,丰富丛书的内容形式”……越来越多的新想法正在迸发。

从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社科研究跳出“小众循环”,才能在“大众流量”中产生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的编撰出版,是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际行动。一定程度上,它也成为推动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八战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等的读物。”王永昌说。

编委会希望,未来,《浙江文史记忆》丛书能成为浙江省有辨识度的精品工程,更多读者能从中领悟到优秀的浙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

中国航天测控峥嵘岁月再现

汪忠

《逐苍穹——沈荣骏访谈录》终于出版了。3个多月前,我有幸参与了该书的审读,提前拜读了这本令人难忘、催人奋进的书稿。如此一来,我自然对于该书的出版也多了一份期盼。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航天事业突飞猛进,随着媒体对载人飞船、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持续报道,航天探索从一个颇为神秘的专业领域,成为了社会大众十分向往、十分喜爱的热门话题。今年11月,又正逢“神舟一号”首飞成功25周年,浙江大学出版社经过数年努力出版的这本书,可以说恰逢其时。

沈荣骏院士是我国导弹航天测控系统的主要奠基人、载人航天工程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在茫茫戈壁滩上建立20基地开始,到本世纪初我国的“神舟一号”飞船成功发射、航天事业走向深空,沈荣骏院士几乎全程参与了我国航天测控事业从零起步、走向辉煌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段历程。《逐苍穹——沈荣骏访谈录》以我国导弹航天测控系统的建设与发展为主线,以访谈的形式,纪实的手法和朴实无华的语言,从亲历者的个人视角,真实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阅读过程中,读者重返历史现场。那些故事,既有许多光鲜亮丽背后的鲜为人知,又有与科学技术发展大环境紧密相关的时代背景。书中,技术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进步都交待得非常清楚。我相信,不论是业内人士或是普通读者,都会被宏大主题下的真实细节所感染。这本书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浓缩,它展现了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展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雄伟伟略和战略定力,刻画了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群像。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千人一杆枪,万人一发弹”的无私奉献、大力协作精神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英雄气概,对正处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谋求新一轮改革创新发展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的阅读,能让我们走近沈荣骏院士那一代的杰出科学家。沈荣骏院士一生的奋斗和成就源自于他的思想,他的执着和他的追求。在那一代知识分子、那一代科技工作者身上,有一种初心不忘、无怨无悔的家国情怀,有一种自立自强、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也是贯穿于整部书的一条主线。

近几年来,国内出版了一批涉及“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方面的书籍,总体来看都较为高大严肃。本书则另辟蹊径,聚焦60多年来在我国导弹航天领域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重点工程、重要节点,很好地体现了故事主角“实事求是”“堪当大任”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

书中讲述的航天测控技术从导弹起步,到卫星、再到载人航天的自主研发过程,线索清晰,内容丰富,故事性和画面感都十分强烈。沈荣骏院士如何带领团队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中寻点建站,如何在广袤的太平洋上捕获“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困难时期,戈壁滩上官兵如何艰苦生活;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如何成功上天……种种历史画面在书中一一再现,勾勒出了一条我国导弹航天测控技术发展的脉络,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记录。作者较好地把握了专业与大众的关系,既保留了科学术语的严谨准确,又力求用一种平铺直白、通俗易懂的文学方式进行表达,以满足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

访谈中,作者提问:“这一生最让他欣慰和自豪的是什么?”沈荣骏院士说:“我国导弹航天测控系统是全套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所有测控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从来没有因为测控系统出现问题而导致任务失败。”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沈荣骏院士一生中为国家做的一件大事。那一代科学家正是凭着这种对国家事业的忠诚,凭着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无私奉献、勇攀高峰的勇气和精神,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重大贡献!

书讯

《儿女风云录》

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围绕上海爷叔“瑟”“堪称颠覆”的式微人生展开。从《长恨歌》到《儿女风云录》,作者再次通过书写上海男女的一生,呈现了上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沧海桑田的变迁,挖掘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性格、气质、皱纹和表情。

《州县之民》

王帆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该书由从州县之民的典型“小民”入手,通过对斯文代表的生员、富甲一方的绅商、辛勤稼穡的齐民、坚守贞节的节烈烈女等人的生活与命运的剖析,尝试还原君主专政时期普通州县平民的生存状态。



致敬“一代词学宗师”夏承焘

田玉琪

段时间。它既是陆先生的一个心愿,也是他为学界做的一件善举。近几天再次捧读,颇有一些心得和感触。

书中对夏老的域外词学做了专章评述,这是我之前了解很少的。词学是中国的,又远不仅仅属于中国。夏老的《域外词选》是中国首部收录国外词人作品的选集,视角独特。今天,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词学的国际交流尤需大力开展。

近十多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渐成学界热点,在词学领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夏老是较早运用这一方法的高手。二十多岁时,他曾在西安任职,期间潜心绘制了《唐代诗人长安事迹图》,这或许是近现代最早的文学地理图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夏老还带研究生去江西、福建走访辛弃疾遗迹,并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走出书斋,走进先贤生长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研究学问的一种方式,也是贴近先贤生命的一种方式。

书中谈到,夏老并非出生书香世家,但少喜读书,焚膏继晷,非常勤奋,二十岁前后就崭露头角。关于人生做什么学问这个问题,夏老在一段时间里曾颇有踌躇,“早晚晚上,思绪万千”,时而准备编著“中国美术大事年表”,时而又想重新写一部宋代历史。经过反复思考,夏老终于在三十岁前后,确

定专攻词学。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后,夏老就很少涉猎其他,所谓其他亦皆为词学研究服务。

持之以恒的精神,夏老言传身教于后学。他问研究生最多的是:“最近在看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他不希望研究生今天看这本书,明天又去读另一本书,今天觉得这个题目好写,明天又转写另一篇文章。他反复告诫: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知识无穷,一个人能做好一种学问就很不容易。他不止一次意味深长地说:“十件事做到七分好,不如把一件事做到十分好。”

夏老心系家国的赤子情怀也令人动容。长期生活于国家民族动荡时期,他少年即立下人生要做陈亮、辛弃疾那样人物的大志向。在其后来的词集整理中,先后整理出版的《龙川词校笺》《放翁词编年校笺》,以及对辛弃疾词的整理研究等等并不是偶然。书中特别提到夏老“嫉恶向善”的个性品格。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惨遭杀害,师生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示威,夏老挺身走在队伍最前列,手擎小旗,高呼口号,在同学中印象很深。在抗战期间写的日记中,夏老常常感叹,自己一介书生于国无用,多次表达羞惭之情,赤子之心感人肺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老关注国家文化

建设,积极投身到唐宋词的文化普及工作中来,写下了大量鉴赏类的“小文章”。曾有不少人劝夏老应该花精力做大学问,而夏老只是笑笑,并不在意。后来,这些普及词学的文章越来越受欢迎,原来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人,也都不说什么了。

人的一生,如果从顺逆的角度来看,大体或分顺、逆、不顺不逆三种情形。顺时会高兴,也无需太得意;逆时不会不快,也不必因之抑郁。夏老在人生旅途中的淡定从容,陆先生也做了特别评述。

夏老非常喜欢苏轼的《定风波》词,平时经常吟诵,有时和研究生一起在路上走,不自觉就小声吟诵起来。在做学问上,夏老也常是强调从容,不要着急。研究生刚开始学习时,喜欢问夏老“读古书有什么捷径”“研究古代文学与研究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夏老总是说:“不用着急,水到渠成。”他特别强调“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就是要认真读书,反复思考。

总的来看,陆坚先生为夏老作的传记,侧重评述夏老的治学精神、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特别是人格魅力。而其中,夏老对年轻学子谆谆教诲的评述,更是凝结了陆坚先生对夏老深厚的师生情谊。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



夏承焘先生(下称“夏老”)是上世纪以来公认的词学泰斗。作为一个词学爱好者,我个人对夏老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夏老著作《天风阁学词日记》,以及老师们平时聊天分享所得。其中,尤其是夏老学生陆坚先生对一些往事的回忆,令我如沐春风。陆先生多年前就提到,要为夏老写一个传记。去年底,《词学宗师夏承焘》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很快拿到了样书并学习,兴奋了一

